

若爱重生

原 陈忠实

围城

1947

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若爱重生

廖一川

围城1947

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楔子

一架军用飞机穿行在关外天高云淡的空中。

机舱中，几位戎装男人军容一般的齐整，神情却是各异。坐在前排的两个青年军人不断对着窗外的景色指指点点，谈笑风生。而坐在中间位置的那位中年将军却眉峰紧锁，望着外边的碧空白云沉吟不语，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在他身后，淡雅俏丽的便装女子正低头忙着手中的毛活儿，安静得如一只温柔的蝶，轻落在绿草间。

紧锁眉峰的江静舟自有一段心事萦绕在心间。

按照原定计划安排，他们这一行人将先乘军机到沈阳，然后换乘汽车赴宽城。而据接到的地下组织传来的消息，他多年未见的儿子江宁松已经先行到了沈阳，在那里等候他一起赴宽城。

“哦，宁松……我的儿子！你如今长成什么样子了呢？”不过是惊鸿一瞥的思绪划过他的心头，他就自然平静地将这缕心情暗暗压抑在心底。

东北如今的态势已如火山口一般，自己肩负的责任自然重于泰山，如何和这边的组织顺利接上关系，自己领导的飓风小组如何在这片如今暗藏玄机的白山黑水间打开工作局面，都是他眼下需要优先思考的问题。亲情永远让位于工作，这种思路永远是不近人情般残酷冷漠，却永远会是他这样身份的人无法推却的单项选择。永远的义无反顾和坚忍决绝，自然会呈现出如窗外冰霜一般冷峻而绚丽的色彩。

他在心底暗暗苦笑了一下，下意识地甩甩头，甩去一切的羁绊和牵挂，搭讪着看向前面——他的两个兴致勃勃的部下兼助手。

“唉，年轻真好呀，看你们两个这般的高兴模样……”

背后传来的这声亲昵幽默的叹息让前面并排坐着的许若飞和乔思扬都抿嘴笑了。乔思扬忍不住回头看看上司，露出理解的笑意，却不吭声，许若飞却快人快语地接上了话茬子。

“唉，大哥！瞧您这语气，难得的老气横秋啊。您不会是……预备见儿子了，就急着端出做老子的牌子来了吧？”

“臭小子，什么话呀？”当大哥的上司不干了，笑嗔着自己的爱将，“本身我就是当父亲的人呐！儿女们个个都这样大了，这为父者的身份还需要强调吗？这岂是你们这些愣头青们计较得了的？”

他笑看着几个属下，语气里带着欣慰和兴奋：“我是说，看着你们这样兴致勃勃、信心满满的样子，很好！一个新天地在等着我们去开拓，肯定会有艰难困苦和雨雪风霜，但是一个组织的士气至关重要。这两天，一句话总萦绕在我的心头——如果缺少破土而出并与风雪拼搏的勇气，种子的前途并不比落叶美妙一分。这个道理，值得我们大家品味。”

两个年轻人都闻言点头，陷入沉思。不料坐在尾端的沉静女子用幽幽的语气接上了这样一句话：“对我来讲，倒是什么都不足虑！只要和你们在一起，我就是安宁并快乐的！”

“更是充满希望的！”许若飞热切地望着她，大声鼓励着。三个年轻人更加激昂的情绪感染了中年将军，江静舟也笑着点头。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父子重逢

1

第二章 真情难辨

25

第三章 骨肉亲情

46

第四章 沈冰心结

72

第五章 宽城重逢

94

第六章 谁的迷局

116

第七章 危机突现

139

第八章 正面交锋

160

第九章 父女孽缘

186

第十章 唇枪舌战

205

第十一章	呕心沥血	227
第十二章	兄弟阋墙	248
第十三章	寻找生机	266
第十四章	遭遇暗杀	283
第十五章	中秋情殇	303
第十六章	会议狂飙	325
第十七章	父女对决	345
第十八章	暗定巧计	361
第十九章	李代桃僵	380
第二十章	暗杀迷局	398
第二十一章	迎接黎明	417
尾 声		432

第一章 父子重逢

看到他的面庞，才会发现毕竟还是个孩子样。轮廓清晰的脸型和五官，秀气而有特色的剑眉，刚劲个性的嘴唇，都让江静舟蓦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仿佛记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那个徜徉在故乡江边的青涩男孩。这就是神奇的血缘因素，毫无征兆间，江静舟从眼前的少年身上，猛然看到记忆中自己的青春年少模样。

三月的关外，竟然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白雪皑皑的景象。

才出飞机舱口，一股冷风袭来，走在前头的许若飞回头望着江静舟笑道：“我怎么觉得咱们像是来到另一个世界了呢？”

程睿和另外两名军官等在悬梯下，见到几乎是跳下机舱的许若飞，两个人忍不住抱在一处乐起来。

程睿不敢先和他肆意玩笑，忙上前迎住江静舟，先是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唤了声：“师座！”看到江静舟带笑的容颜，又咧嘴改了称呼：“三叔……真想你们呐！”

江静舟用长辈疼爱的目光打量着他，笑着点头：“小睿果然进步不慢，升中校了啊？”

许若飞这才发现，大笑着搂住程睿，说着要请客的话。一行人说笑着向停机坪上的几辆车走去。

程睿是奉封正烈之命特意从宽城赶到沈阳来接江静舟一行的。在他和随行

的两名军需官安排下，一行人住进了中街上的一家宾馆。

聪敏体贴的许若飞早已觉察出江静舟思子心切的情绪，刚住下，他就悄悄将程睿拉到一边，低声嘀咕了几句，自己匆匆出门了。

这边程睿指挥着乔思扬和几个卫兵安顿下行李，又亲手打来一盆水，照顾江静舟盥洗。江静舟用热毛巾擦了脸，洗去了征尘，露出容光焕发的神采来，却回头看看，奇怪地问程睿道：“若飞呢？”

程睿抿嘴一笑：“去和送宁松来的人接头去了。他说，一路上观察您是心神不定的，就猜测您一定是心急火燎地想见儿子呢，他可不能没眼色！”

“这小子……”江静舟被晚辈说中心事，究竟有些不好意思，就微红着脸嘀咕道。

这番情形让程睿觉得好笑，明白内情的他也对自己三叔的父子情有相当大的同情成分，就笑着为他开脱道：“这也是人之常情呐！您和小松毕竟分别得那样久了！让人想来都有些辛酸……我记起以前在上海时读到的鲁迅先生的一句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番话却勾起往事记忆，引起江静舟更大的感慨。他认真看着侄子，眼中满是疼惜和伤感之意：“谁说不是呢？父子缘分，最不能磨灭的亲情……却又不能不让我记起你的父亲，我的大哥！想当年，一起在军校上学，或是在部队服役期间，他也总爱在我面前提到远在老家的你，描述着印刻在他记忆中幼小的你的形象……唉！那番慈父心肠，英雄情结，至今思之，仍不免感佩心酸！”

他的眼眶有些潮湿，掩饰着又用毛巾擦了擦脸：“他离家那年，你才多大一点呢？父子缘分，也是那样浅！唉……想想后来的中条山之战，那样的惨烈，他身为少将旅长，也到了自己抡大刀和敌人血拼的地步！每次想到他殉国的情节，我这心里都……”他难过得说不下去了。

程睿也伤感起来，他控制住心绪，忙用话安慰叔父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不过，父亲若知道我在三叔的引领下，加入到更加正义光明的组织中来，当也含笑九泉了！”

江静舟点点头，又摆摆手：“唉！话虽如此，但是即使如你，也不能完全明了我和你父亲的情谊！他是我永远景仰和感恩的大哥，师长！他对我，对沁梅，还有她母亲的恩情，我们此生难偿！”

看他伤感不已，程睿心下不安，忙用话岔开：“都怪我，您和小松父子重逢的好日子，竟然说起这样伤心的话题来……对了，三叔，不知道小松长得什么样子？像您吗？”

“唉，我哪里知道？我……”江静舟苦笑着。程睿记起他们父子也是自从宁松半岁一别，再无谋面之缘，不禁暗暗叹了口气。正在这时，响起敲门声，却见顾倾城抱着一包东西进来了。

如今的顾倾城身份不同了，有关如何称呼她的问题，让程睿等人着实有些为难，刚见面时人多可以含糊过去，如今这样迎面碰见，也躲不过去，他的脸微红起来，顾倾城也是满脸不自在。

江静舟勘破内情，也难为情地搔搔头，含糊其辞地吩咐道：“小睿，倾城如今算是我的妹妹，从我这方论，你究竟是子侄辈，若愿意随着沁梅叫……该叫她一声姑姑……不过在这里，为了掩人耳目，倒是叫……”

他的这番话语焉不详、别别扭扭的解说更让顾倾城脸都快红破了，看着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昔日的上司、同事，她羞涩地低头做无措状：“随便吧，我也不必讲什么辈分，叫名字也可……”

“那可不行！”程睿倒是认真，他一向是个务实笃诚之人，很多素质出自天然，也来源于德国军校的严训结果。此刻他正色道：“为了你和我三叔的安全，我们当格外小心才是，一个称呼都马虎不得！从今往后，我要大大方方改口叫你小婶。”

顾倾城闻言难堪极了，忙低下了头，江静舟也脸红起来，两人极不自在的神情，倒让程睿更加难为情，就借口去安排晚饭匆忙走了。

程睿离开后，顾倾城抖开手中的包袱，露出一件藏青色的毛背心来。

“哥，我给你赶着织了件毛坎肩。关外太冷了，你身上有那样多的旧伤，不能受冻，但是又几乎要全天候穿军装的，里面不能穿得很厚，不若把这个东西贴身穿上，倒能强些！”

江静舟温和地看着她，却没有动手接过的意思：“不用，我外边有军大衣的，不会太冷。你自己留着穿吧，女孩子家，会更畏寒些！”

“我的师长哥哥，你没看出来这是一件男士衣物吗？颜色、尺码，我如何

穿得？”顾倾城噘嘴白眼起来，“别废话了，你快上身试试，看合适不？”

江静舟如今在这个妹妹面前是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接过背心，嘴里还嘟囔着：“我晚上再试吧……其实真的是多此一举！我不爱穿这东西！你该把它给若飞，他最讲究穿着，平日里穿身军装都讲求效果，简直是冻死都不肯加衣的味道呢！哦，对了，要不你给思扬好了，他年纪小，又是南方人，估计更怕冷些……”

顾倾城也不理会他的唠叨，上前命令道：“你抬抬胳膊。”

“干什么？我说过我晚上会试……”

“不是，听话，哥，抬胳膊！”

江静舟下意识抬起胳膊，顾倾城上前用手仔细丈量了他的肩膀、胳膊尺寸，抿嘴得意一笑：“嗯，好了。”

“小薇你搞什么名堂？”

“哥，你根本就说错了，我才不是多此一举呢，我预谋的是——多此两举！以前我弄不清你的尺寸，才试探着先给你织了件坎肩，这下弄清楚大小了，我马上会动手给你织件毛衣，一件厚毛衣！”

“哎，小薇……”

“没什么哎不哎的，你能做的唯有服从！谁让你是我哥呢？这是当妹妹的应尽的本分而已。以后这类事还多呢，你得学会习惯！”

“这丫头……”江静舟咧嘴，正欲说什么，却被顾倾城的话给截住噎回去：“至于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建议么……你看着办吧！许若飞、乔思扬是你的副官、秘书，你自己要关怀体贴他们我是无所谓啊，想送礼你随便，大不了我再重新给你织一件就是！哼，谁倒怕谁啊？你送你的，我织我的！你说说，你的部下多了，你还想送谁呢？程睿？还是你的那几个卫兵？小张？小吴？你送多少，我织多少，一直织到你乖乖穿上身为止！”

江静舟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瞪着眼看她。

“你瞪我也没用！”女孩撇撇嘴，面带微笑扔下一句话转身欲离开，“哥哥，你和小薇较劲，一定会失算的！”

江静舟无奈望着她得意离去的背影，又笑又叹：“这个丫头，如今倒把我吃得死死的！这个哥哥，还真不好当呢。”

这句感叹话音未落，江静舟就会尝到另一种当别人兄长的滋味来。如果说做小微的哥哥是无可奈何，做另一个“她”的哥哥就是一件更加勉为其难的事情了。

许若飞回来了，兴高采烈地比画着：“师座，联系上了，人也给你带来了，在隔壁房间！”

江静舟兴奋地：“哦？都来了吗？小松，还有……咱们的交通员？”

许若飞点头：“嗯，想着交通员有事要和您谈，这不是到吃饭时间了吗？我就让思扬先带宁松去餐厅等着了，程处他们几个也在那边呢。”

江静舟正欲出门，听了此话，微微愣住，略带埋怨地看着自己的属下：“小松先去了餐厅？我说若飞，你急什么呀？先把小松带来给我看一眼，再去那边不是？唉，你呀！”

许若飞忍不住莞尔一笑：“是您急什么呀？这……不至于吧？这不是等于父子已然聚首，马上又要朝夕相处了，也不急于这一时半刻的吧？”

“哼！不至于？你一个没当过爹的臭小子，懂什么？完全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江静舟嗔笑着瞪他一眼，向隔壁房间走去。

推开隔壁门，进了房间，一个三十岁上下、身着素色旗袍的文秀女子站起身来，带着认真的表情看着他。江静舟一时愣住了。

许若飞忙上前为两人介绍：“这位就是咱们飓风小组新来的交通员，代号为露表姐。她同时还即将是咱们小组新任的报务员。对了，同志，我都忘记问你的本姓是？”

“沈冰？怎么会是你？”江静舟不理睬许若飞一旁的唠叨，熟门熟路地叫出对方的名字来。

“你好，云表哥同志，沈冰前来向你报到！”女子冷静地伸出纤手，表情是一如既往的严肃刻板。

“冰冰！”江静舟握住她的手，百感交集，一时无语。

“师座，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更好了！”许若飞感叹着。

一旁的沈冰浅浅地和江静舟握了下手，就忙将手缩回，同时却皱紧了眉头：

“我们还是先说任务吧！”

她表情凝重地重新坐下来，对着落座在对面的两人讲述道：“半年前，我回老家汇报工作，组织上刚好在找送宁松来东北的人选，就挑上了我。这次我的任务，就是充当你们的交通员，和宽城地下党接上关系，同时，也兼任飓风小组的报务员，及时协助这边和老家取得联系！”

江静舟点着头，看向沈冰的目光带着故人的亲切。但是对方的神态和语气都是平静无波，甚至是带着一贯的冷峻意味：

“还有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彼此身份的问题。云表哥同志，根据以前和你的交往经历，我将继续以你家乡表妹的角色生活在你身边。因此，我名义上就是宁松的表姑，作为他这些年的监护人出现。我们的住处，是假定在了西安，刚好这样可以解释了宁松的口音问题。接到任务后，我专程陪宁松在西安住了两个月，根据老家编好的他的这十年来的履历，我们熟悉了西安的环境，宁松非常聪明懂事，他已经对他的这番假履历倒背如流，所以你可以充分放心！”

“我当然放心，你做事一向周密严谨！”江静舟发自内心地赞美道，对面被赞美者却露出明显不屑的一笑。

她微微偏了下头，似乎压抑住一声喟叹，继续正色道：“那么，我对你的称呼，从今天开始，就要改口叫……‘哥’了，希望大家彼此适应熟悉一下！”

江静舟望着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家小妹，满心都是怜惜和温情。联想到和她姐姐的前缘，一股愧疚之情又总是挥之不去。他无视她的冷漠和赌气别扭，温和笑道：“好的，总之这样很好，我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叫你冰冰！你对我的称呼嘛，若是不习惯直接叫哥哥，像以前在家那样，叫金子哥也行啊！”

“不可能的！金子哥在我心里早死了！”沈冰毫不犹豫地回绝了他，语气冷得像是才从冰窖中拎出来一般，“我宁愿再绕口也会叫你哥哥的！金子哥这个称呼太金贵，如今的你只怕担不起！”

江静舟被顶得顿时面红耳赤，手足无措。一旁许若飞也看出来眼前的两人必有前愆，他不由得暗地同情起自己的上司和大哥来：何时看到江静舟被话呛到如此尴尬难言的地步了？这个女子不简单呐！

他忙岔开话题为自己的大哥解围：“工作谈得差不多了吧？先拣重要的说

说，以后来日方长呢。咱们下去吃饭吧，他们估计等急了。我们师座还没见到宁松呢！”

看到江静舟默然无语，沈冰站起身来：“好吧，工作先说到这里。关于宁松，我多说一句，孩子懂事且知礼，虽然年少，有些事情他心底明白……认亲的过程不会有问题。”

江静舟感激地望着她：“我明白，谢谢你，冰冰！你如今作为孩子的长辈，以后还要操心不少！”

“这点你放心，又何消吩咐？”沈冰的脸始终板着没一点笑容，“但是我也要言明，我心里自然有着一杆秤！在我看来，孩子们自然都是好样的！沁梅是我姐姐的亲生女儿，宁松是我姐姐心爱的养子，如此而已！”

“好嘛，听听这小姑娘奶奶的口气，分明是在暗示，在她沈冰的心中，这两个孩子最好都跟我江静舟择开，没有任何关系才好！而她，只是因为和姐姐沈琬的血缘亲情才会关注护佑这两个孩子的……沈冰，沈冰！这个倔强过头的女子！”

江静舟在心底嘀咕着，悄然苦笑一下，脸上却依旧挂着温和的笑意，语气也分明是在好脾气地顺着她：“好的，你如今做孩子的姑姑很合适，你说的都对！”

这句明显带着退让、亲热的话语却丝毫没有起到升温作用，只见沈冰不满地刺了他一眼，率先转身向外走去。

走在通向餐厅的走廊上，江静舟想起什么，对许若飞指指顾倾城的房间。许若飞明了，一笑：“顾姐已经去餐厅了！”

“顾姐……”江静舟咀嚼着他说出的这个词，他们对顾倾城的这个新称谓显然还有些不习惯，又想起刚才程睿面对她的尴尬纠结神情来，禁不住咬唇一笑。

许若飞瞬间明白他的笑意，就轻声解释道：“她如今不是副处长了，您说我和思扬该怎样称呼她才对呢？想来想去，只能称姐吧？我们倒是想公然叫嫂子的，又怕您不自在了？”他说得自己先捂嘴轻笑。

“许若飞你又满嘴胡说？”这话让江静舟恨得牙痒，真想给他头上砸一记

爆栗才算解气，“到地儿你赶快离开我身边，滚到基层部队锻炼去！省得这番贫嘴贫舌地招人讨厌！”

两人轻声说笑，一旁走着的沈冰似乎听出来什么，她轻蔑而不屑地一笑，快步走到了前面。

江静舟熟悉她的脾气，只好无奈笑笑。许若飞却很诧异，看到自己的大哥屡次在这个女同志面前吃瘪，心中愤愤不平，就悄声问道：“这位什么毛病啊？一直冲着您冷笑，又是哼又是啐的？”

“别胡说！”江静舟拉住心腹爱将，想想还是和他说些实情，省得这个毛头小子为了维护自己，再和这位沈冰姑奶奶锵锵起来，两人都是暴脾气，倒不好了。

“你小子以后嘴上有点把门儿的！我实话告诉你吧，她是……沁梅的亲小姨！你……明白了？”

许若飞愣住了，眨眨眼，想起了自己大哥过往的婚姻轶事，心下明白一些。但想想还是不能服气，就跌足做叹息状：“哦，原来是以前的小妹妹啊？可是这也太凶了点儿吧？像个刺猬似的，专门赶来扎人的？”

“许若飞？！你怎么回事？我越解释，紧着嘱咐你倒还来劲了？雨表哥同志，请你随时和露表姐同志搞好关系，这是命令，你给我好好执行，不得讲任何条件！”

看到上级大哥真急眼了，许若飞嘟噜着嘴不敢再说下去。

三人前后脚进了餐厅，里面坐着的几个人都立起身来迎接。

江静舟一进屋，自然第一眼就去寻找宁松，那个多年未曾谋面的儿子，那个已经记不清面目的男孩。

猛然看去，他多少有点吃惊！那个站起身来，向着他们腼腆微笑的男孩，根本不是他原本想象中的瘦弱单薄的少年模样。

这是一个身材颀长、结实挺拔的男孩，他的身量很高，和同龄人比，肯定是出类拔萃的，就是和身旁的乔思扬等中等身材的军官比，也毫不逊色。他身着一件青灰色的棉袍，合体的裁剪更凸显出颀长瘦削的身材。

看到他的面庞，才会发现毕竟还是个孩子样。轮廓清晰的脸型和五官，秀

气而有特色的剑眉，刚劲个性的嘴唇，都让江静舟蓦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仿佛记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那个徜徉在故乡江边的青涩男孩。这就是神奇的血缘因素，毫无征兆间，江静舟从眼前的少年身上，猛然看到记忆中自己的青春年少模样。

少年也一直怔怔看着眼前的这个穿着笔挺威武的国军将军制服的中年男子。

关于生身父亲的记忆，他脑海里是一片空白。从他记事起，他的父亲就是那个叫郭清寒的瘦削挺拔的青年军人。从一身洗得发白的红军军装到后来新换上的整洁英武的八路军军装，养父留给他的印象都是俊朗威武的标准的军人风姿。

养父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温文儒雅，和蔼干练，他和养母沈琬感情很好，两人为幼小的孩子营造了一个温馨有爱的家庭氛围。

养父对他和姐姐沁梅都很亲，像自己亲生骨肉般疼爱着。可能由于他和养父母生活的时间更长，几乎在他们身边长大的缘故，夫妇两人都对这个小儿子格外表现出偏爱之情。尤其是养父，爱他是在战友们中间出了名的，父子俩亲亲热热，羡慕旁人。在他成长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见到父亲对他稍有异色，他总是很亲切地微笑着，最爱抚摸着他的头发，时时表现出鼓励、爱护、欣赏的意味。

这就是宁松从小对父亲的记忆，充满了温情和幸福，可以说他的童年生活里从来未曾缺少过父爱，但是关于生父的印记，却是从六岁时开始。

那年他在延安准备上小学，养母沈琬给他讲述了他的身世，他才明白，眼前对他爱护有加的父母，只是自己的养父母而已。

从那时起，小宁松开始幻想自己亲生父母的形象。生母据说是早逝了，不知什么原因，养母沈琬总是在躲闪回避和他谈及这个话题，倒是生父，养父母都详细给他讲过他的事迹。他们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红色特工，长期潜伏敌营，智勇双全，百战不殆。

在延河边上，宝塔山下，小小少年江宁松就一遍遍在心中描绘着自己生身父亲的样子，这一点点堆砌起来的形象设计，让生父在他心中有了个大致的轮廓。但是，由于工作的隐蔽性，生父的照片在延安是绝密的，宁松从未看到过

他的照片，所以，在他的拼凑图中，这位父亲的面孔，永远是模糊不清的。

如今眼前这个中年男子让他暗暗惊叹不已。

剑眉朗目，清俊刚劲，那轮廓鲜明的脸庞，棱角分明的五官，都有一种来自天然的熟悉味道，仿佛他和他从未分开过，少年并不知道那是“镜中人”印象，自己和父亲长得是如此相像！

他一身将军呢军服，肩章领花，熠熠生辉。那光芒曾经刺痛过他的姐姐初见父亲时的心，却让眼前的少年没有相同的感受：这陌生的军装并没有让他对他产生太强烈的隔阂疏离感，因为毕竟是穿在自己亲人的身上。让宁松感到奇怪的是，原先担心的尴尬、别扭、不自然、不好意思等情绪，一点没有在此刻他的心中出现。

是的，少年生就温润明朗性格，和他同父异母的姐姐那种纠结倔强的性情大相径庭。他平静而期待地望着生父，直觉眼前这位中年将军威严挺拔的姿态让他不由得要在心底暗暗喝彩：天然的职业军人风范，不怒自威，傲然不群！作为男人，他欣赏；作为自己的父亲，他更感到自豪！

父子就这样深情对望着，久久不发一言，没有任何举动。周围的人也陷入略微尴尬微妙的境地中。

片刻，程睿忍不住推了一下身边的少年：“傻小子，发什么呆？快上前叫人呐！”

少年不脱孩子气，当着这些人面，终究有点羞涩局促，又紧张纠结。他微微咬了嘴唇，忍不住回望一眼自己近来跟着的亲人——表姑沈冰的脸色，仿佛在无声地征询她的意见。

沈冰满心怜惜懂事纯孝的男孩，她压抑住心底的不以为然，冷静地吩咐道：“小松，那是你爸爸，去招呼一声！”

江静舟心底波澜起伏，有一股热浪瞬间涌入眼眶，他强压制住了它的流淌，只是带着沉静的微笑，望着眼前长身玉立的少年——他朝思暮想的亲生骨肉，张了张嘴，一声“儿子”涌到嘴边，却凝噎住，悄悄滑落到心底。

这个无声的来自父亲的心底呼唤，别人自然无法感知，但是聪敏内秀的宁松却在瞬间捕捉到了！这就是骨肉亲情的绝妙力量，无法解释、不可思议般神奇！

这声被噎住的呼唤让可爱的少年的心瞬间热了，他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来自骨肉血缘的生父之爱就在眼前，还犹豫什么呢？饱读诗书、满腹锦绣的江宁松从来就不是忸怩的孩子，更不是别扭古怪的少年。天生的好性情，一贯的豁达睿智的品格，让他迥异于姐姐沁梅那略带点纠结孤僻、冷傲警惕的性格特征，他觉得和眼前的父亲，竟然像是久别重逢一般，有一种割舍不断的亲情在过去的岁月中仿佛一直将他们维系着，他们从未曾久别过，他们曾经彼此牵挂了许多年——一定是这样！

少年嘴角上弯，形成他自身独有的轮廓特色，让江静舟猛然记起了父子分别时那胖嘟嘟男孩的脸庞，如今这张脸变得秀气俊朗，挂着明朗的笑意，那亲切大方、语调清晰的呼唤声宛若天籁之音飘入他的耳际：“爸！”

这声亲情四溢的叫声让江静舟瞬间红了眼眶！他几乎是咬紧牙关才憋住了涌到眼眶中的泪水！他掩饰着走上前，没有搂抱儿子，也没有直接回答他的呼唤，只是笑着双手抚着他还稍显单薄的肩膀，用力拍了拍：“好小子！竟然长得这样高了？”

“爸，我都快十四了呢……”少年的笑意浓厚而亲切，软语温馨。

“是的，是的，孩子！爸记着呢！”做父亲的倒显得局促不安，满心歉意。为了缓解自己的难以抑制的激动情绪，他有意搭讪着和儿子比了比身高，不到14岁的少年已经长到了父亲的耳际旁，江静舟欣慰地笑了。

这一个动作自然流畅，不着痕迹，仿佛真的像是生活在一起很久，只是分别了几年的父子那样，他们瞬间找到了彼此的血脉亲情。

江静舟的心中尤其感慨！他没想到，是这还未成年的儿子，用亲切不别扭的温情，唤醒拯救了自己这个做父亲的人的情感，在众目睽睽之下，亲情流淌，水到渠成般自然，化坚冰于热流，将一宗难言难解，甚至是难为情的特殊父子相见的纠结局面，轻轻化解在这浓浓的血缘亲情中去了。

大家这才坐下来开始吃饭。

宁松自然被安排在父亲身旁。江静舟不停地夹各样菜到儿子碗里，同时看不够似的总是找机会打量着他。

顾倾城一向温柔体贴的性情，心肠是格外软，从江静舟进门开始，看着一